



新刊性理大全第六十四卷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按通鑑明宗胡人言貌信烈為晉王古用養子更名嗣源亂軍弒莊宗請嗣源監國遂嗣位更名晉莊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居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之世粗為小康亦稱賢君也在位八年

致堂胡氏曰明宗羨善頗多過舉亦不至其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

主也其充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畷不任宦官發內藏庫賞賚

吏治臧囊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

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按通鑑世宗姓柴名榮周太祖妻姪初太祖無子以榮為嗣為人英武承積亂之後用心謹取

制勝克敵既而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用賢才養百姓為五代賢君惜乎功未成而早亡在位六年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其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
顯地都無此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
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
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帝一時
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若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
不甚濟事○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縱見元稹均田圖便既
然有意集覽均田圖稹均田圖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
晉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箇得王朴來用
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
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滑州人後封瀛王

按五代史道瀛州樂壽人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而不擇可否為人簡儉寬弘

程子曰馮道更相救主皆其難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
於肝腸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難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
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彼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
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
不忠在或為不知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
暇與人議已也則社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或與彼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
者按通鑑荀攸曰川穎陰人或之從子祖父曇廣陵太守攸仕為汝南太守曹操以為軍師及魏建國為尚書令卒諡敬侯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
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

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
夫為國家者明埋義將忠良褒義列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
愛死而忘其君况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
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擾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
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君臣之
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按宋蓋太祖姓趙名匡胤承部人周氏十歲前都點檢世宗祖恭帝幼契丹入寇豈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汗遂受禪即帝位即宋不以火德壬天下削平潛亂寬仁恭儉躬致太平在位十七年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蘇代史或至夜分但
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賢

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首趙普以下爭欲留
之聖意不允二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
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
薛王令納王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
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不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
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士太
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比固然也錢氏父
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士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
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
兩浙安歸乎此聖機之宏遠也孟蜀按通鑑后蜀王孟知祥
邢州人初為晉王中門使及
唐兵破蜀莊宗以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
增置諸營有王蜀之志大成四年與東川節度使董璋謀叛朝廷

長興三年知祥攻破之併有東川四年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僭稱帝兩制錢王按通鑑吳越王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信宗乾符五年黃巢兵寇掠二浙杭州募女使董昌將討賊鏐以曉勇事昌為兵馬使中和二年劉漢宏寇杭州昌遣鏐破之以功擢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為鎮節度使董昌僭號鏐遣顧全武攻斬之兼鎮東節度盡有浙東西之地天福二年進越王梁開平元年為吳越王楚諡武肅趙晉按宋鑑晉字則平幽州薊人父迫徙洛陽晉況厚寡言事太祖初為掌書記後拜相能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又相太宗拜太師及卒追封韓王諡忠獻河東薛王按宋鑑河東護聖營卒薛勣娶北漢王劉崇女生子繼恩初崇鎮大原爵位降顯嗣以微賤罕得見妻居常快上因乘醉求見佩刀刺之妻走刺乃自刎乾祐未漢隱遇焚崇自稱帝是時繼恩尚幼崇以太子鈞無子命養之鈞妻改適何氏生繼元鈞亦養子崇與劉崇開寶初鈞死繼恩立未幾為其下所弒立其弟繼元故當時稱之為薛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

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集覽郭威按五代史後周太祖郭威祀州堯山人漢高祖起兵太原威應募補軍吏即位以功擢為樞密副使乾祐中拜鄴都留守大雉節度使隱帝遇弒將士擁而立之為人儉約處事平允亦一時之美主也在位三年

太宗按宋鑑太宗名匡義太祖長弟封晉王太祖承授太宗后遺命傳以天下即位更名靈開拓境土削平海內任用人才百度修舉在位二十二年

真宗按宋鑑真宗初名德昌再改名恒太宗次子守已成之業先任冠準為相親征契丹南北講好后感於王欽若封禪祠祀天書土木之事並起疾病昏眩面崩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按宋鑑仁宗初名受益更名禎真宗之子十三即位劉皇后臨朝稱制下謂用事自景祐以來帝方親政

性理大全卷之四
至慶曆之間君子滿朝天下
承平無事左位四十一年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
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
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
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
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自姓戴之如父母契
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
故能動人如此集覽契丹按北史云契丹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
賀氏直入于朔八部夫人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部
固者統衆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為主至
梁均王時始稱帝名億耶律氏苗各阿保機雄勇有畧則處夜有
光殺諸部大人併為一與梁晉連和其國漸大遂稱皇帝傳九主
合二百九年
為金所滅

神宗

按宋鑑神宗初名仲鍼賜名顥至宗太子即位之初
勵精為治熙寧以後屢於王安石之黨行青苗助役
均輸等法紛七制竹用耗西下卒無
成功由志大而才小也在位十八年

朱子曰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

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

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充

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完

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口是頭上

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

當遂悟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

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按宋鑑欽宗初名亶改名昀又改名烜欽宗太子既
受禪金兵陷汴上皇與帝赴軍北行中原皆入金在

位一年崩於五國城哀哉

朱子曰欽宗恭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分辯不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絕論者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按宋鑑孝宗初名伯宗宗室秀王子稱之子太祖七世孫高宗太子專卒禪太祖子孫得伯宗賜名後又改名春立為皇太子遂受禪即位之始銳意恢復借無賢相以輔其成然能正敵國之禮改受書之儀南此休息亦為賢君末年禪位太子退居重華宮在位二十七年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於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與武劉恭甫奏事便殿當見一馬相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間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為之者上萬幾之暇即御之以習操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純

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為憂其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小解後來却佳地聰明

寧宗

按宋鑑寧宗名擴光宗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不豫宰相趙汝愚使知閣門事韓侂胄自太皇太后迎王立之既而侂胄恃已有策立之功專權用事謀逐汝愚等威制天下排斥善類大儒朱熹誣以為孝宗嘗逐無貴值元典於北金勢日蹙得保壽終然謙恭仁儉始終如一在位三十年

朱子聞之有憂色

寧宗即位踰月雷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策斷朱子被召之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其今方知可懼或問曰其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官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論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又勞幾務或欲均佚俟其

注釋

論

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王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集覽

留按按宋鑑劉正未春人從效裔孫卒進士歷知循州紹興府又以龍圖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以簡素化民孝宗時拜右丞相紹興初遷左丞相正謹法度清名絕以功封魏國公卒諡忠宣夏興曰揆即舜典所謂百揆之位蓋留正為丞相故謂之留揆也上饒按一統志上饒縣名孫吳所置今因之為廣信府治所仍屬焉

向敏中

按宋鑑敏中開封人瑀之子卒進士累官中書侍郎即同平章事天禧中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汝溺自照面看使得三路運使無比官里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楊億

按宋鑑億建寧浦城人性耿介尚名節太宗召見試賜進士兩為翰林學士卒諡曰文

朝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

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自過人者而方

下謂之逐菜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

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集覽

下謂之逐菜公按宋鑑謂字公言長

洲人登進士甲科累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謂參知政事上宰相寇萊公准其甚謹嘗會食羹汚准髮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固謂拜相形准知相州未幾又貶道州司馬雷州同戶參軍事在真宗天禧四年及乾興元年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洎解仇事曰初范
公在朝大臣多已愛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
遲速次序曰其為超遷其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
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
元昊方犯邊乃以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
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
碑有惓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
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業談所
記說得更乖其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
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
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嗾怨之意况公嘗自謂

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
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
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集覽周益公按宋
陵人卒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
高宗見其文奇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即權給事中以力排權倖忤
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升樞密院使并左丞相進少保
益國公卒諡文忠祠于孝有文集行世呂洎解仇事按宋鑑呂范
謂呂夷簡范仲淹事在仁宗景祐三年元昊按宋鑑吳宇囊霄其
先党項人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恭者為宥州刺史詩黃巢有功賜
姓李為定難節度使有銀綬有靜夏五州之地其後有李仁福傳
子彝超歷彝毅更名彝以太祖乾德四年封為夏國王卒子光胤
嗣卒子繼內嗣卒弟繼捧嗣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獻其地其弟繼
遷叛去寇邊真宗咸平六年攻殺之其嗣子德明請降賜姓趙
西平王仁宗明道元年卒子元昊嗣潛位改元開運復改廣運用
改天慶國號夏慶曆三年稱臣其子寧令哥弒之有汾陽之心之
德按唐書郭子儀封汾陽王注見前無臨淮之才之力按唐書李
光弼營州柳城人性嚴毅况果有大畧善騎射王忠嗣辟為兵馬
使天寶中安祿山叛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使後累功進封
臨淮郡王卒諡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擊眾唐室中

主里八卷四卷

文正公以下為任

與世推其功申公按宋鑑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通判
豪州知開封府治嚴辦真宗識姓名於屏風仁宗時累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進昭文館大宰士手疏陳八事語甚切以使相出判
陳州後拜相進位司空初封申國公尋改許國公卒謚文靖自仁
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范文正公自做秀才特便
夷簡之力為多有文集二十卷行世○范文正公自做秀才特便
以天下為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
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
人罷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
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
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
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
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
夫之功為多集覽李文靖按宋鑑李沆洛州肥鄉人旦之子太宗

真宗時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
不然則謂真聖人也至於焚封妃之詔奪西夏之謀不用浮薄不市
李文靖可謂正大光明矣張詠曰吾榜得人寃多謹重雅望無如李
沆故論宋初得大臣之休者沆為首辨卒謚文靖王文正按宋鑑
王曾益都人自少穎悟善為文時禮部廷對皆第一累官右僕
射平章事集賢大宰士封沂國公卒謚文正王曾咨濟端厚在朝進
止皆有常處當國時止色危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曾曰夫執政
者息欲歸已恐便歸
誰范仲淹服其言

韓琦 按宋鑑琦字推圭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讀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
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至耳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
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仕者
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
知也是以使之求之與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又之程子顧韓公

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

朱子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

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

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

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

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

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

輟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

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不功於社稷

司馬光

按宋鑑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之父子實元初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知太師軍止隆極言

魏

青由助投法不便出判西京副臺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罷青由法入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

坤之功著述甚多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迂

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茸草病未甚時可

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

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事呂申公亦以論新法

不合罷歸風寧未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

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

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

公諍臣不得不退處集覽河陽按一統志河陽縣各漢初所置今為孟縣屬懷慶府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也那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大

又有學問其人嚴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認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按宋鑑公著字晦叔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語程子是足之晦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曰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嘗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

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按宋鑑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第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踈遠詭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孫碩膚赤爲九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觀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實爲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先生嘗曰有闕腓臍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二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關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天之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永卿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過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

金陵有三不足說按宋監王安石自熙寧中拜相後以致仕罷

居金陵故時人稱之王金陵云歷代名醫按輟親錄云唐其伯宗撰歷代名醫姓名各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人

論公

樂庵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臧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及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本心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拯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豈有當於古心者

當惟然而改矣

范純仁

按宋鑑純仁字堯夫元祐間拜相卒謚忠宣公

程子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

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問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集覽遣中使降香峨眉時此詔所徵之皆令官密約勸師曰中使按一統志峨眉縣名本隋所置今因之為嘉定州治所仍屬焉又峨眉山在眉州城南

鄒浩按宋鑑浩字志完

君子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

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南監忍論

曾肇

按宋鑑肇字子開南豐人肇之弟自幼力學為文溫潤有法治平間舉進士歷事三朝更十一州所至有聲入為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與兄市同時居翰死人以為榮龜山楊時稱其立朝端嚴有大臣體卒謚文昭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

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按宋鑑澤義烏人少有大志元祐間弟進士徽宗時以直秘閣守並州欽宗時拜副元帥起兵勤王與金虜大戰破之高宗特為開封府尹留守東京志在復國虜畏不敢犯其境建炎間前後二十餘疏請帝還京為汪黃所沮不報既而發憤卒謚忠簡公

李綱

按宋鑑綱即武人少有大志政和初舉進士第仕徽宗欽高三朝官至宰相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人為社稷生民安危維用有不死而其忠誠義氣初不少貶嘗曰吾知盡事君之道禍患非所恤也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

鑾數下表乞不南幸乞修一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盡

天下義莫大於君臣

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

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

為集覽耿南仲按宋鑑南仲開封人與余深同年登第累官至觀文殿大學士靖康中力主和議紹興少之高宗嘗曰南仲

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淮行至吉州死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

於人心之本然而亦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

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

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

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

禍福雖以諛聞風斤屢頻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

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世廣

汪伯彥

黃黼循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句後世都不然
 惟小人得志耳方夫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
 小人排擠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
 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
 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
 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廢
 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使避盜及事稍定依舊
 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
 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大
 集覽 舜舉十六相一張美和云舜舉十六相即所謂八元八凱也或
 曰舜詢四岳咨十二牧是也誅四凶按舜典張美和云流共

工于齒州放驩堯于崇山竄三苗于
 三危為鯀于羽山即所謂誅四凶也

趙鼎 按宋鑑鼎即喜人崇寧中進士也高宗南渡累官殿
 中侍御史陳四事遺御史中丞初鼎薦張俊後並
 相協心以高與復之功與秦檜論和議不合罷政請嶺
 南在吉陽不食卒贈太傅豐國公諡忠簡

中興
 名臣
 一人

或問中興賢相曰惟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
 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富國又未必不出於和
 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煩不至一一聽命
 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
 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孩
 孩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
 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
 會得故為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重之盛而

朱子大全卷之四

諸練事幾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恭以為不然且曰壽在都司日忠簡為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土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土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閑白默無一語而屬事更事出則皆更輩所為而非復前日之所擬集覽張子恭按宋鑑張壽字子恭德興人根之子宣和間進士第高宗時為吏部尚書時與金和壽詣河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其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五峰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按宋鑑皓樂平人少負奇節有經畧四方志博學強記政和間舉進士建炎間假禮部尚書使金甯北十五年不為心屈還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忤秦檜安置其州後徙袁州卒諡忠宣

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也媿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廷其德矣忠義也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遠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俊

按宋鑑俊漢州綿竹人咸之子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平苗劉之亂獲却就敵招降刺客能便將帥用命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惡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孝宗封魏國公卒諡忠獻

張俊

按宋鑑俊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政和中以討河朔辟寇為都指揮使靖康中以裨將擊金人於太原金人圍汴俊勒兵勤王高宗即位擢後軍統制平苗劉之變後又拒金兀朮於明州反討平諸盜累遷太傅封益

國公進封清河郡王

韓世忠

按宋鑑世忠延安人目瞬如電鷲勇絕倫以應募立功擒方臘討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劉之亂大敗金兀朮於江中累遷橫海武寧安化三節節度使以不主和議忤秦檜解推柄奉朝請後封咸安郡王卒諡忠武為中興名將

劉光世

按宋鑑光世保安軍人廷慶之子以討河北賊有功拜鎮海軍節度使後從高宗南渡累立戰功封楊國公卒諡武愷後追封節度

岳飛

按宋鑑飛陽陰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忠義報國初授河南河北諸州招討使轉少保志圖恢復用兵能以寡敵眾英破強敵未嘗一敗大業垂成為秦檜所害後追封鄂王諡武穆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官里已多如何責他死了宜

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

前斯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此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着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

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張魏公無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

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趙為相折彥質為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

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

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憂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為瑒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

相遂復舉劉光世為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
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
趙之私意以其觀之畢竟魏公去得安世是而趙所為非豈有虜
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固言
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
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等殺得
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
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其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
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告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
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
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袖軍歸耳遂

命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魏遂度淮兀木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
答以其來時還世忠止治壘行即日起離矣兀木再一番之知其
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木大敗魏良臣皇恐無
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面不知其給已乃得免集覽
雲中人可過之子崇寧中登進士第建炎初為樞密副使以方直
得各曰作執政請罷呂化軍與營上許其惠輩效司馬光直率會
為卿約每五日一集大守李行中與馬後移居柳州紹興間召拜
簽書樞密院事自以按宋鑑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
釋得高宗朝累官直龍圖閣知建康府遷吏部侍郎即劉豫子入寇
命社讓合那諸將皆獲救迫社過淮此不從而死其妻吳氏在吳
中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
按通鑑豫州城人舉進士高宗建
炎二年知濟南府降于金以豫知陳平府兼節制河南四年金立
豫為齊帝改元阜昌紹興二年遷都汴梁六年分道入寇張浚督
劉光世等破之明年金熙宗以豫不能立國廢之
良臣深水人高宗嘗稱其可屬大事後累官參知
政事良臣每語及天下事奮髯抵掌以為已任
岳飛恃才不
自悔郭子儀晚節保身其闕甚然當賤妻處又不然軍騎見虜

單騎
見虜

注理人...

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使只依這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

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控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回紇先與懷恩歎曰統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即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叛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乘寫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毛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追擊大破之

秦檜按宋鑑檜字會之高宗時姦臣專主和議謀殺岳飛忠義切齒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見嘗為密教翟公弭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寺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之文若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請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

國政唐侯侯均无切實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據講

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類見其微隱有

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踈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

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

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

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知不

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

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

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

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賤富將去却與他通殷勤

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其章已下又送曰

金為贖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有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

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密州按

密州本唐所置今為諸城縣屬青州府張邦昌按宋鑑邦昌欽宗時叛臣為金人入汴立為楚帝高宗即位謫貶遠州事見建炎初

間胡和仲按宋鑑胡寧字和仲宗安人時秦檜當國召試館職及兄寅與檜許乃出為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知豐州不赴卒安國

傳春秋修至檢討盡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幸者辨為節堂先生洪慶善按宋鑑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少讀禮至中

庸穎悟性命之理為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累官知堯州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

旨古文孝經序贊 ○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激君殺使秦

倫敦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壞人

之功以為已有又不與也

胡銓

按宋鑑銓廬陵人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封事力排和議乞斬秦檜移近王倫坐是謫居海外三十年後入為工部府郎請祠以歸復召以經筵稱疾力辭因陳時病五事自稱澹菴老人卒謚忠簡祠于學官

南軒張氏語明人曰胡澹菴太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明人對曰見

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按宋鑑九成錢塘人年十四鄉貢辟雍初從楊時學紹興間以直言對策上及內宮下及闕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以與秦檜議論不合謫居南安軍後起知温州理宗時贈大帥追封崇國公謚文忠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其德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奉陳上云朕只是

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林下時不知如何云

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問張便奏云只

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李椿

按宋鑑椿洛州水年人父升進士起家為相有薦名椿奉進母避址南走紹興中仕為吏部侍郎即知太平州以敷文閣特制致仕尤長於易凡指諸行事皆見之用

朱子曰直敷文閣李公椿注重簡淡疑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

子韶
人物
甚虛

光
月
日

生理大全卷之...

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平直庶不近名介不絕物
應事存心柔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幸然非有意以矯厲為
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
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
義者幾千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
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
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
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
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王開基

忠厚之風聞於天下

規模印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
致位朝堂得觀所學者然第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按
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善
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自別規模

聖賢事業未易到
四人為百代殊絕人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
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
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
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
漢於未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
如青天白日講時雖異易地時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

芥之可疑也集覽 歸司徒張文成侯按漢書張良漢高帝封留侯
先主封武侯諡曰忠唐司空狄文惠公按唐書狄仁傑仕武后封
梁公諡文惠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按宋鑑范仲淹仕仁宗封文
正公四人出
處詳見前卷

性理大全第六十五卷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
先又曰人主當防私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君道稽
古而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
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
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
後世駸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
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
也然患常生於勿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閑
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

仁至
愛為
本

人君當道

聖人無棄物

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心後彦
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處睿智益明王猷之塞矣○人
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
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遠道于譽欲致天下之親已
則其道徠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為良善殺仇敵為臣子
者由弗之絕也苟非含弘之道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
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大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守常焉湯
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及商政政由舊然則
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
三卒由舊章然則祖示舊法何可廢也

其謙以公議為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
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
猶不足以盡天下之間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
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其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
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滯情
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各分不可易各分既正上
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

性理大全卷之五
臣道論

乎困焉則彼不爲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有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歟。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治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

四方之心

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後。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辯。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辯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持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庭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

聖人金匱要略

書道總論

三

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誨人主至使爲
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
主任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即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
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
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格常行於介冑爪牙之
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
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
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
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知且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

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峰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
天道至大至田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
也○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及是者
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
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
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本也大
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
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
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
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

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
兆民心天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太弱
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
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
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
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又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
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
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民亂而父子夫婦
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
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總者矣○天下有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
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盡勢力而不行則

天下有

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味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
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養者也○天
下之臣有三有好功臣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正矣
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
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
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二臣者維然並進為人君者
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又行
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
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義理
群生
之性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
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

人君
納諫
之本

天子
至尊
無上

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景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馬已禹拜曰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有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由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閑寒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醫備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應厥辟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人域在輿有旅貨之規旅首勇士掌執位

宇有官師之典謂之寧倚几有訓誦之諫上師所誦之諫居寧

有執御之箴執近也臨事有贊贊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

贊贊史也贊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問旅于市

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

史書之其書曰春秋尚御鼓其樂御鼓其樂御鼓其樂不幸而至於有

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其非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

如此是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

之從足以作人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

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

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主者
奉三
無私
以勞
於天
下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曾聽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
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重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
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僅於其間復以新舊而
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徧被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
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其前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
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
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

是以五代之盛賢聖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
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
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
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
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
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
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
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未
理即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雍闕果
欲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

性理大全卷之三

居道學論

二

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
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
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
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
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
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
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客之
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更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
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相是有一有不正則天
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
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

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
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
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
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
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太舜所以有惟精
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
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
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
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
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闕
睢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曲

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嘗感所
臣携僕奄尹陪侍左右各其其職而上禪不惡之嚴下謹戴履
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
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
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
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
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
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
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
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
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矣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

人主
當務
聰明
之實

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
與夫宮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
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
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
之中朝廷之上此知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
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
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
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
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
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
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

生理大全卷之五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

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
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
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
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為此道理
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
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為這
一箇道理

人主
通天下
下為
一身

南軒張氏曰人主猶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為一身
若對則為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既是
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
不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養養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

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
是上帝震怒

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
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承享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
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登礪之亦仁也天佑民
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
無愧則天為之善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
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
不以天之心為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
惴栗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詔工師誦詩御覽幾

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緩弛虞舜在位三恪助祭
夏十在庭殷十在廟雝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慎也
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
虔天刑日入而絜奉樂成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
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文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
有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晷兢兢業業
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
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千孫千億亦有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
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闈四方文書非贊御之
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辟佳
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

刻之外此以傷生伐性者具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

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集覽三恪助祭左傳襄二

翼闕父為周陶正我先王以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配胡公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注闕父舜之後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

子甫心周尚天下封夏後于杞殷後於宋又封舜後謂之三恪凡

三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韻會載古各字皆

讀如格三恪如孔叢子禮之如省客也唐玄宗初以

魏周隋後為三恪以其近世今乃求殷周漢后為三恪

魯哀公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

明剛斷之資重厚寬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

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媿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
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
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
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

生聖人三恪三恪

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要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誠，常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况夫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柰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待循，徒

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駭，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使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不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

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惟無喜怒
也有喜怒則替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
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
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定愛也強言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
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
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
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士若曹捕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
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
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
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
不能也○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集覽有相制時示
相背者不一行之為甚難也

人君以知人為貴

明云制時示有者多謂言行相背者不一行之為甚難也

君德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
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
事之繆無一物之疾如天之高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
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
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為人君

程子云制時示有者多謂言行相背者不一行之為甚難也

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
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
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
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脩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
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少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有祇懼之
心以畏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
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
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
明忠直能直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

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
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之脩而上可
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聖王
以修
為脩
身立
本政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為脩身立政之本故伊尹至太甲曰嗣
王祇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律
畏四則曰皇首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烏乎柰何弗敬二則曰
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
乃早降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
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
棄三正桀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

聖王
以修
為脩
身立
本政

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受
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
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
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
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汎觀古昔凡過於剛
者為元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未斷雖其
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
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
者而誠之體其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
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

言之實者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
諛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矜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脩飾於大
廷庶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
發露於阨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
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
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擴克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生從事

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

聖人
經世
大法

人主
高
務
急

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為辭命非所
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
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
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
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
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
少則氣質自化德氣自成謹嚴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
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
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為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功
聞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
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

周公
萬世
法

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
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
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宗奉而所
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
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
之德以寅恭祇懼為首云○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為
萬世之法攷之立政之舊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
固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者鮮也茲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
夫僕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
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詔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
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

生理大全卷之二十一

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
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
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
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
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
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與鹿
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書卦卦
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
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要心為

曰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
心者揆事窮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章析句
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
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心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
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
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有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書以訪問則
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則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
而無怠書矣夕以修令則思未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貴而後
發不敢苟也而無怠矣矣而又無淫于觀于洩于游于畋于酒于
樂而又無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實

性理大全卷之二十一 古詩論

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
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不頭坐以待旦此乃
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衛石
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
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集覽
衛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
義曰衛稱衛也石百二十斤言表威儀請稱取一合日夜有程注正
不滿不得休息前後刑法制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官之官躬操
文墨畫斷欲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終石之一而奸邪並生注云肖
讀又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衛士傳餐通鑑隋文布每臨朝御至
日晏夫朕大食令侍
備上傳餐而食之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
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上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
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
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
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
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欲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
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
馳驅土木之華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
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
不迷於是非和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
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
所謂學則又有脩止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
之變以驗得朱之幾而必及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深猶記

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交之身則無實措之
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
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
於所行之得未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矣
毫釐差謬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敬
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
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
之禮繼而又申之曰於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古聖
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夫人欲之盡者可謂

子聖
相傳
心法
之要

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
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
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人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
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
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
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
講矣○帝王之學雖與常布不同經綸之業故與章句有異然其
本末之序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
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
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求其廣博是以及夫聖言
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

人主
當以
明理
為先

以為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疾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即謂此也。○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文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而為萬物

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充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及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誠能於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磨治道俾陳要急

性理大全卷之六 書首經論

之務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及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声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及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冥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敬日聞誦邪不得而惑二者交致其

入王
出治
之本

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以為出治之本非徒瑣製詞藝破析章句為書生之末技而已

行可
王
道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勉之如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諸嗣

涑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大本

正可

天下

五峰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
正然後可以保國○天下

朱子曰貫誼作保傳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
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
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
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
傳民語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
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二少之親有道有克有弼有承上之必得
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傳聞有

長

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側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
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
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
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故孝昭之詔則猶知誦讀誼之所言而有
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荒疎
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禮義
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
也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
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
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
海承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

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次職之衝也豈不危哉集覽注進善之旌漢文紀胡有進善之旌道令民進善之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敢諫之鼓通志帝堯置諫鼓堯窮民立諫木使人書之欲聞過也如淳曰諫謗之木即橋梁交午注頭也應劭曰諫謗橋梁邊夜也那以書改治之愆至秦去之諫鼓即登聞鼓也三公之尊書周官篇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三少之親書周官篇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注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史佚之流

史記晉紀史佚請擇日注史大史佚其各也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稟陶所以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興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書作共工治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不知也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

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峰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遷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君臣之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統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唐虞夏商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季氏而已葉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

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此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駁命不易此處甚多

隼覽

季友按史記季友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彌成季其後為孫仲孫三氏三分公室故謂之三桓者也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孝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

國

得已意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人賢人君子便不如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辜

天子聖明此語何故程子云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
說是非欺誰衆人直是有說頭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
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
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
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

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勗飭此自君臣間常法

初不以老夏駿也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書畢命篇惟公

高與周同姓武王克商封高於畢其後爲魏也四世謂文武成康
之世也父師即太師也康王之冊按史記周康王名釗成王之子
通要云康王册命畢公以成周之衆保釐東郊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

迎以求君之厚已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

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

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

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

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

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遠理威福不自已出人

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

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

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與集覽郭子儀按唐鑑子儀兼用節

德至同平章事平安史之亂功居第一加司徒封代○臣賢於君

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爲也其能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飢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

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近臣守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

性理大全卷之五十五

十五

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

王道行矣

刑名之說素隱曰劉向別錄云申子之學名曰刑

各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其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

經也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大史○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

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

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

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

人臣之忠和其親信者誰與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

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

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于季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

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席必沐浴更衣衣皆香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

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

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又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

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

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

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榮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莫難強如

忿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

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此皆放心也大

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

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忿則強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

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

人君
其尊
如天

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汗君清則
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事功出於臣
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
然受之不幾於偽乎蓋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
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
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
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眾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
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木符帷幄為謀主則城
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畧如黃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
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
不然既非所以養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吝生

於氣歉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
以勳勞自若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
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
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大師
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
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與開國曲阜以侯伯禽
按史譜周公旦文王
之子武王之弟也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
留相天子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為魯國以輔周室時伯禽至
其國變其禮革
其俗國人化之○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
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
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士立
朝要
以正
直忠
厚為
本

五峰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廢幾乎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易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入而已○立朝之士當憂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君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

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

宰相
必得
士為
功

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知為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畏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君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耻民有不獲是為己辜真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為宰相猶具目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為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

君
民
所
當
為

德只要成禮只要恭又曰其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相所當為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丑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污人牙頰間哉

勉齋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懈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

生理
人
全
心
一
意
一
心
一
力

廿

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勸以聲色遊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奸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各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憚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推已之德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此者由不知古人保傳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隼覽此士良按唐書士良文宗時宦官性狡諷以李訓所薦書而已帝崩乃矯詔立武宗拜觀軍合使既而為帝所忌以老病致仕尋詔削其管爵籍其家貲六嬖四姬之惑左傳齊桓公有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晉侯內實有四姬焉釋名嬖便嬖左右近習者也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新皆稱姬也

魯哀公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訖夫月陰魄也借印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息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聖教何家素

猶其奇曰可立者也... 既入亦無... 則而... 夫凡... 曾... 聖...

性理大全第六十一卷

治道一

忽論

程子

子曰論治者貴識體... 網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 者道之用也... 則教化行矣... 哉... 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 任求賢... 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

善為政者必重

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為之未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者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以必去也○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之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

紀綱壞志禍亂則豐繁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

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

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有以杜絕陵僭限隔

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

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

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補註

開雖麟趾皆周南詩篇名言文王之德躬行於上故其后妃皆有

閨門杜席之徵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行

周官之法度也愚謂周官謂周禮法度即前所謂卿官讀法平價

類○為天下安苛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王者高拱於

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

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

先王治天下

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弄耆老飢寒轉死者往往如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其焉爾○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幾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先王之世必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又嘗與客語為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

為政者使民行

識安知化為難

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道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蝗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和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三代忠質文質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採之以質質弊故採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已至當其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

生理大業行論

聖人
為可
為可
繼之
治

世决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
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
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始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髮髯於
三代與○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
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
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為正則事之悖繆者也集覽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
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
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
息必不為五伯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
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

能使然此未遠行之○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

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

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為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

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

為政於天下集覽
秦為月令
陳皓曰秦相國呂不韋集諸儒者十
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

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

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非

先王經綸

先王之政事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於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効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以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

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則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効。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君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寬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姓不官，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伯淳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曰：嘗有愧於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捷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怒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

生理

論

五

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為政之道保民而王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五峰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操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

正君心而天下定

於然而不知此疴瘳之所以為聖也○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

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

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疴瘳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

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道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

○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是雖有猛士莫之敢撻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

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井法行然後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

人才各得其所

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
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牟則
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
則禮樂脩而和氣應矣○養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
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述學
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
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
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
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
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

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
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
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
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集覽李林甫之奸按唐鑑
事武三思家性柔佞多狡教因與三思女有私三思知而不泄乃
薦於朝而官之在開元開深結宦官及外實家同上動靜無不知
之由是奏對稱旨上信任之天寶間拜相專權固寵君子切齒好
以甘言啖人而陰濟之世謂其口有蜜而腹有劍中外憚之卒致
安祿山之禍禹古所怨焉盧杞之邪按唐鑑杞滑州人奕之子罷
面藍色極有口辨肅宗時推恩擢用交結宦官德宗朝驟然拜相
政由已出多詐不情由郭尚父以下皆憚之卒致朱泚之亂唐作
幾不保焉未此之叛按唐書泚與弟滔俱為李懷仙部將後泚為
盧龍節度使代宗大曆中入朝留京以弟滔知留後德宗建中初
以泚為涇原節度既而詔涇原節度姚令言將兵救襄城作亂奉
泚為主據長安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自將圍帝於奉天李晟渾
城擊破泚解圍泚改國號漢興元年李晟時克復京師泚亡走其
將韓旻斬之以降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先本末
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改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眾無置城郭掩骼埋
胔毋起土工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
時行道之堦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眚不生天人和同上下
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後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
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
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
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
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讜言

天下
萬事
有大
根本

不喜道說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
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
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
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
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士有本有未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
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
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
○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故為其
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其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
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
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

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
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美李之徒所以
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
近而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
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
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
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
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
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
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
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
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
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是成樣予直是如此○人主以論相
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夫
下之政必出于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
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
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
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
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爵欲使政體日
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
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

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
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
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
給舍以參其論議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
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
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
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
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
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集覽和光初開而即賣官自
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
萬又開鴻都閣賣官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崔烈入
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曰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少折可至千
萬烈由是聲名衰減論者憊其銅臭烈從兄寔也○左傳魯襄十

四年平邢侯與雍子爭鄆山鬻獄攝理雍子納女於叔魚叔魚蔽
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魚叔魚
曰三人同罪雍子殺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置自鮒也鬻
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
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
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
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
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
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率執秉持而不敢
失其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
昭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
萬事之統無所關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

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庶証之俗已不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帝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舟楫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勅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子之言明白清切非虛語者

子之言明白清切

○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人情不能皆是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要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高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拗恐亦未可遽以為非○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折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闕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先為政○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爭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受其殃矣○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肅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

古人為政一本於寬

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絕
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方寸而施以應之入自然畏服今人往
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
頭去拍他要也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令
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
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復
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
為心○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其謂當以嚴為本
而以寬濟之曲禮謂庶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
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或問程子云論治便要
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個體皆有個當然處

是豈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
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
處如做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如朝廷便須開
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
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有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
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歌
諫其勞苦此實五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
七月嘗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
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
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

注里六八下

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日而生豈不治之所由興也與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因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妊妃則太妣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蚕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蚕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攷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

源皆可見矣

集覽

姜女按烈女傳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

有過失太王其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其性烈女傳太任者文王之母執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始太任之性端一誠唯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誠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太妣按烈女傳太妣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妣氏之女仁而明遇文王嘉止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妣思媚太姜太任日又勤勞以盡婦道太妣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妣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康叔封次卣季載太妣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和辨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妣仁明而有德邑姜按史記注邑姜太公望之女生有聖德武王娶之及即位立以為妃成王其所生者也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為阡陌變封建為郡

縣變肉刑為鞭笞而未流愈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

何先潛室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

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你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

先儒謂必有開畦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
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個人樣以為守法之地耳集覽
府兵正幼孝曰府兵起自西魏後周備於隋而唐因之初置軍府
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
將貞觀初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府總每目折
衝府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各號而內二百六十
一皆隸諸衛凡府有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入百人為
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六典建官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
一曰治典以治官府二曰教典以教官府三曰禮典以統百官四
曰政典以正百官五曰刑典以刑百官六曰事典以任百官是為六典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
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
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
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矣嗚呼吾患不能存吾
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

無吝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平熙然而春物無
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
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
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
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亦反其本而觀之
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頹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
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
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
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
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
之治人其庶幾乎○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

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奠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計月究何益哉○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祭鼎蠹民之蟬蠹也

鶴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脩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擊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扼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赤

明之紀綱而已矣

齊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革入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襄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爲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

天下國家
有大根本

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燕雀之君賢良之佐未
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退之內主甚堅日厚月摩周旋
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
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
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模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
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
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
華也未也理又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
自實至形影之類也○學禮者攷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

沿華○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
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
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
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有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
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瀆和損益○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
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
近責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
也○禮樂大矣然以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樂隨風氣至
詔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方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
聖治之極和之至故詔爲備○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其律

禮者
聖人
成法

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公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亦數字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功自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至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有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比是

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語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禮為非也又如制禮以心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其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入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嘗觀內外之道○學者自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子之學斯可以言知此禮矣通人之速無如禮學○學之行之而復

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禮文參較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

取力能為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於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克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咏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咏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正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唯殺太下則入於嘽緩美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聲音之道與

天地同和與政通蚕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蚕吐絲木
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
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似
集覽孔子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
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
隆道汚則從而汚及則安能為恆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恆也
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之問記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
夫上從埋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
升堂命母哭云云
非之孔子學士喪禮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晉文公按左傳平公悼公之子即位之初伐齊齊敗走遂圖臨淄
燒屠其郭中引兵歸魯
感嘆之也注老蚕土下絲於口故曰吐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
音昆細而
急故絲

五峰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

固禮平也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台

先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

箇典禮自是天恐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

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

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

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

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着

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

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

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

生理六八三二卷

俗語生身使之易曉乃佳

集覽 加之辭 儀禮士冠禮如加祝曰

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儀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士昏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最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常命毋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常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甲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 ○禮時為大古禮如此零碎敏究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了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六經之道同歸

鄙倍矣遠且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遠且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餼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這三項便是大本大原○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鏘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大射等禮須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舫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苴竟無入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義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儀疏耳若乃樂之為教則

生理六八三六二卷

又絕無師授律尺矩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古禮敏縛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今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唯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求教化訓戒及實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胥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集道
汝典樂教胥子注夔舜臣名胥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箎以

度其聲看合其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鍾鼓然後以鍾鼓為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全人鍾鼓已不自識。○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鍾為陽太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下皆三生四

禮和之本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缺一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

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
禮樂○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底意本是裏
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
玉帛寓之於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
成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
箇和統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矣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
以相戕相賊相怨相待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
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
是禮底意統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
行路人兩箇同行統存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

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
順底意○人徒見升降袂龍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
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
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
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
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
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真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樂之本鐘鼓管磬

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天尊於上也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禮主乎別故也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

聖人
合內
外之
道

之所由興蓋樂主平和故也故謂陰陽二氣者日月
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
地間道理一定而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禮樂之不可闕一如
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
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
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
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
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
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
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樂樂中有禮
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
節此即是樂中之禮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
為先

禮記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
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
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禮只是箇敬
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
猶可受已興者不可奪饋獻亦然○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
和順積於中發之於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
風化於其中非為鍾鼓之鏗錡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
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
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享人倫念念在
早未嘗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宗廟

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
夫立不為宗立然不可一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

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

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商書已云七世

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

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

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

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

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

於文武之廟詳穆於文詳昭於武明堂位有二昭二穆為四親廟

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

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近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則毀而遷其主

于昭之宗魯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附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父

在穆如故穆朝親盡於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附於昭之近廟而

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

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

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其世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

者沒則附于穆之近廟而近遷其主於此凡數廟遷主改塗易禮

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

也見較梁傳及注與天子同但數朝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以其祔於

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主父子不

可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為太祖不啻為昭鞠陶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

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

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

昭也穆仲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

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

無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制不能泯

攷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云宗廟異

禮記卷之二十一 祭義 十一

屬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
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元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其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時我神宗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

三

之隆一取而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嘗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王而為神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揚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妄繆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集覽原廟之制漢禮志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注顏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更重立也○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

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

集覽 商六百年只有三宗淮南子曰商祀六百惟有三宗

注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是也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

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

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

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

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

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

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昭穆照常為昭穆常為穆中

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

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

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

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朝皆有夾室**集覽**

成王昭王按史記周紀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七歲即位周公相之制禮作樂遂成賢君在位三十七年昭王名瑤康王之子南遊漢

江楚人載以膠舟溺而○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

不反在位五十一作

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

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

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

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

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

之法而一世一廟之制亦不能備故温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

尊之說獨文潞公魯立家廟今温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

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王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上目分正此 壹伯卷六板

新刊性理大全第六十七卷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羊財使之

宗子
有君
道

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柝櫛常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上

能為三四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列，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為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鬱尊，湏未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為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葬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舅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

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於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天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邦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散非類氏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有春秋鄭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鄭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金賈絕亦皆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為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為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謚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

生理人... 卷之三

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

行集覽昔人滅郟春秋襄六年昔人滅郟音以陵及通作縉毅

昔是縉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飲其祀故言滅郟之通也注

姓皆子爵國秦以呂政絕按通鑑秦昭襄王時太子柱有庶子楚

為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常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商秦因太子

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嗣不帝因納却鄭美姬有娠

而執于楚生政實呂氏既而昭襄薨政生十三歲得立為王是為

始皇而嬴姓之秦遂絕晉以牛睿絕按通鑑魏明帝時張掖柳谷

口水通寶召負圖有馬七及犧牛之象自司馬懿至晉愍時已符

七馬之數晉初又有牛雜馬後之謠故懿深忌牛氏醜其將牛金

厥後琅邪王觀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金私通生睿及長嗣觀為

王永嘉之亂遂即位於建康是為元帝而司馬氏之晉亦絕賈充

以外孫韓謐為後通鑑晉武帝太康三年魯公賈充老病自憂謐

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

孫韓謐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隗表陳之云充遺

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者不得以為此及太常

議謐博士秦秀曰充情孔弱情以大倫昔郟養外孫昔公子為

後春秋書昔人滅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謐法昏亂

紀度曰荒請謐

荒公帝更曰武

宗室陳氏曰宗法為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泐寢多姓氏紛錯

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

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

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別為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為祖也別子

之適子則為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為大宗

合祖同宗之是謂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

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禰繼禰者遂為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

未盡常為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為禰而其適子又各為小宗

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為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

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

是為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絕如繼禰者親兄

弟也

弟宗之為之服期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大功繼曾祖者
再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為之服總
自此以後代常趙一代是為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
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累大宗而後
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累繼
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
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
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
法而然與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

為政
大權

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
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
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敬言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
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厲
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
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為也

陳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
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維子厚平生用心欲
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刻特牲曰古
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
有諫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

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
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
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
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和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
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
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補註按檀弓鄭莊公及宋
縣賁父死之聞人浴馬有流矢在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漢
陳寔謚文範晉陶潛謚靖節隋王通謚文中子唐孟郊謚貞曜皆
故舊門人
所私謚也

尹和靖曰謚法毘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赧為謚此孝子
茲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大小大公
五峰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今天下之公奉

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
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欲恣暴惡聞其
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
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
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
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
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柰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
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由和忍為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
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柳子厚論
曰天地果

天道

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本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秦七鹿豕豈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備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服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貞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有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子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維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既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長弘者有之天下非整無君若之心余以為周之德衰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

盛於未大不降之咎則其後之衰可知矣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可知矣此安素有天下列都而為之郡邑廢侯藩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制郡六合之上游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守也夫守之徒固而為由矣亟後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財賦負鉤而戍之徒固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而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書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所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禁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驕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見其君私士子人者百不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

彰好利凌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知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政黜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外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感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黜之化莫得而行明讓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繼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批勃然而起幸而不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拜矣焉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重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釋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承魏也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大業歟固何係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庸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高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特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

邑以盡其封畀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集賢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集賢知孟舒於田叔通鑑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何足以知之曰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不能堅守無故上卒我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中叔叩頭曰天子下明詔趙有敢誅張王者罪三族孟舒隨張王以身死之豈白知為雲中守哉漢楚伯距士卒罷散而匈奴負賴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散不忍出言士卒臨賊死有死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宜黜之哉是乃所以為長也於是上曰賢哉復詔以為雲中守得魏尚於馮唐事

在漢文帝十四年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是建大國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五峰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

帝王天下公天下
本大端大
聖人
法天
而不
私已

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脩之天下亦
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
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及覆季於
須臾間也○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
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王武王
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非
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
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
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畫制而不曲防
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其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
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

侯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
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

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

根本較固國家可以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

不可恃以為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

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

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

柳子厚亦認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

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之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

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時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

聖人法豈有無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
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
賢其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眾建諸侯而
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集覽主父偃按漢書主
父偃臨邛人初學
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武帝朝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時
徐樂嚴安亦上書言世務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拜偃為郎
中一歲四遷後拜齊相編召昆弟續客散五百金予之○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
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
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
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
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大史唐鑾議
論大率皆歸於得人其初嫌他佳地說後來思之曰神如此說○

或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發其疑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
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
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
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
諸王觀之其弊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
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善漸
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
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強兵相屠相戮馴
致大亂沈憫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良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
禍亂况管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
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

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
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
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百里
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并地里只管添國數
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
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
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畿也是如此後
來只管并來并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天了到孟子時只
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
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
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大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

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
他到小間封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
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
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
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
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
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
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方能定志于學○
古者家有塾黨有序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誅

生民
之道
以教
為本

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今以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家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意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必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卓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

生理大全卷之七
論

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序術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以教其民，而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

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比肩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東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

先王政事之本

檢尋
其衝
以捍

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
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
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
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
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
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
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
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
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歸蕭蕭
以擇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

先王
建學
造士
之本
意

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
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
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
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
代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
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先王所以建學
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身之益明夫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
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者乎六藝
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行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
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

注里下全六十一卷

論

四

三代
之季
至周
大備

骸之束齊其耳目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
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身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實者
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改及者也後世
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
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為是哉○三代
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
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
孝弟之義為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
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
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

也易士生斯時藏脩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
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
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
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
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
人材眾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磨其類而習
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
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
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未
之斐然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

聖賢之學

卷之三

七

開設
多校
本意

勤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難辭索居而蔽其所言則固陋乖僻無有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敷故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人皆因性脩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

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寘寘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動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

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
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
本末其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王之頒
教法於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
法以時習鄉射於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
時習鄉飲酒于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內致
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
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用為先者也在商王
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
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醢梅其相沮倚賴
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用之道也夫圖任之道必慎擇為本擇之慎
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
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之而不疑信之篤則
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禮貌尊而其勢重責之
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惟誠任之待以師傳之禮坐而論道
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知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
則挺然以天下為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
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

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慮群議之奪故者縮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顧處也奸邪之人亦知其易搖且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君所以難之也○天地生一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

不能大治

漢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不懼衆之從

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



原件短缺 19-20

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自自辯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朝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奸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聖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諛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二人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

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間甚偏黨友側鑽聞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道而奸偽諛譖叢脞眩惑者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况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

於人而不先為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
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爾也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
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
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
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畜
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蕕之助所
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
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
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董亂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
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則此輩其類不同蓋其

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以竊科第而
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脩有
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
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上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
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
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
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
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
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
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
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必壞風俗日偷

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
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擢棄流落之人始
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
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
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且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
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冥為
伏節死義之舉哉集覽
顏杲卿張巡許遠注見前按唐鑑
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響應杲卿而賊將
引兵至城下杲卿與兵才八日以城守未備而陷賊將執至洛陽
殺之杲卿罵不絕口
○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
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
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報隙抵讎已足為患况居侍

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一三大臣
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才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
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
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
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已而欲親之且
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辯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為俯
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
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際論之在於為國為
民為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際論之在於為私已為權勢而非忠

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
大綱則小人或得為欺君子友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
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
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
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
東萊又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西山真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
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
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
奔走事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
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隱隱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
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條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
也其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要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
定於內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實之
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
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
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
之命之泛如斯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
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

性理大全卷之七
論

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月尸位
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諷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
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
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
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
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
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和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
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
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
難也○任用人才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已
意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權於衆取諸人以為善然

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
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
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活十一救其推之若不
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
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
於朝矣况大於此者乎集覽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
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付少陽陰養亡命未幾死其子元濟
嗣却乃縱兵侵掠及東畿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
道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張言淮西可決取上憲以
軍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節度素養刺客奸人客請密往刺元濟
則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度傷首
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奇度一人足破賊命度魚
彭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節度使李愬
先禽賊將夏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討雪夜七十里引
兵至蔡州成擊為鴨池混軍聲雞鳴入襲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
城巨戰已而就禽攜送京師斬之賜度爵晉國公復入參政事十

主理之六二二六
卷之八
十五

四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為皇甫鎛之黨齊之

詔度以手章事充河東節度使中立度表字也○奸邪之人其為

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能萬狀而人莫能知如誘人入於過失

然後發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御如勢在近習則謂近習

類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

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

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降於上威擅於下大

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

也所謂城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畏

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

李林甫姦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

者可不畏哉城狐鼠不備社鼠不燻謂其居處定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

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言其鑽刺向詭死所載孟嘗君之

客曰狐人之所攻鼠人之所燻臣未始城狐見攻社鼠見燻何則

所託者然之也○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

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謂如此夫賢者職治之體知事之

要與庸人相懸蓋千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自職其舉然人之賢

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

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

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

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

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為

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得其賢始

治道
以用
人為
先務

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禮記子
賢大夫也所與禮記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特周公所見文字
所與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
治好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禮記
之言而深切教戒也禮記子所舉於晉國然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